

# 從《四書集注》到《四書大全》—— 朱熹後學之學術系譜考察

陳逢源\*

## 摘 要

四書成為經典，有賴朱熹完成《四書章句集注》，但就影響層面而言，明代科舉定制才是四書「官學化」最重要推手，明成祖敕纂《四書大全》，挾其皇權威勢，一改士人成學方式，四書先於五經，成為儒學的核心所在。檢覈其中，刊落歧異，整合前說，形成朱熹、門人、元儒一系相承的經說體系，建構朱熹昂然挺出的宗主地位，比對徵引內容，可以得見重構脈絡的訴求。《四書大全》從新安一系承繼元儒注解四書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回應新安學人與北山、雙峰爭奪朱學宗主地位的主張，宋元之際，學脈日分，由學脈、宗派而及於宗族鄉里情懷，轉而成為捍衛朱熹學術的信念，形構《四書大全》最核心的訴求，釐清朱熹以後四書詮釋的學術系譜，以及複雜的四書傳行過程，遂有更為清楚的觀察。

關鍵詞：朱熹、四書大全、北山、雙峰、新安

---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From Exegesis of the Collections of Texts from the Four Books (Sishu Jizhu) to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Sishu Daquan) —A Survey of the Academic Pedigree of Zhu Xi's Pupils

Chen Feng-Yu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Zhu Xi's work, *Exegesis of the Collections of Texts from the Four Books* (Sishu Zhangju Jizhu), made the *Four Books* become canons, whil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the main cause of officialization of the *Four Books*. In fact, Yongle Emperor (Chengzu of the Ming Dynasty) decreed to compile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With the imperial authority, scholars changed their way of pursuing studies when the *Four Books* transcended the *Five Classics* and became the core of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these fact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thoughts from Zhu Xi to his disciples, and then from his disciples to the Yuan scholars became the main system of the classics, which constructs the predominant position of Zhu Xi. Through comparing the contents, I find out their purpose of re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n one hand,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passed on the achievement of the Yuan scholars' annotation in the *Xin-An* system,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responded the *Xin-An* scholars' proposition, which contended against the system of *Bei-Shan* and *Shuang-Fong* in order to get the predominant position. At the turn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reads of schools have divided increasingly, and then the threads of schools, sects, and affections of clan were all transformed into a belief of defending Zhu's study,

which was the central object of constructing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In order to observe it clearly, I will clarify the academic pedigree of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our Books* after Zhu Xi as well as the complex process of inheritance of the *Four Books*.

**Keywords:** Zhu Xi,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Bei-Shan*, *Shuang-Fong*, *Xin-An*



# 從《四書集注》到《四書大全》—— 朱熹後學之學術系譜考察

陳逢源

## 一、前言

永樂 12 年（1414）明成祖（1360-1424）詔命纂修《四書大全》<sup>1</sup>，〈御製性理大全書序〉云：「集諸家傳註而為《大全》」、「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去之」<sup>2</sup>，成祖是以「皇權」威勢整合前說，刊落歧異，明白宣示建構定其一尊的經說體系<sup>3</sup>，胡廣（1369-1418）〈進書表〉云：「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悉掃秦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于一，蓋必有待於今日者矣。」<sup>4</sup>於元代殘破之後，恢復漢唐衣冠，對於明儒而言，「會其說于一」無疑是最為重要的歷史責任。然而由明入清，改朝換代之後，政治支持力量消失，學者對於家國淪亡的反省，讀書人對於科舉的厭惡，乾嘉

<sup>1</sup> 明·楊士奇等撰：《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158，頁 1803。載：「上諭行在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注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二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朝夕饌。」

<sup>2</sup> 明·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御製性理大全書序》（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頁 9-12。

<sup>3</sup> 蕭啟慶撰：〈元代科舉特色新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1（2010.3），頁 23、26。云：「道學在科舉中的獨尊及成為近世的官學是始於元代，而非宋代。不過，道學在元代僅為儒學各派中的官學，還算不上『正統』學術。因為科舉在當時並非入仕的主要管道，而儒學不過是諸『教』中的一種。道學正統地位的確立是在明朝。」又「成祖永樂十三年（1415）頒行《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成為科舉考試及學校教育的準繩，廢棄舊注疏不用，但這兩部官纂大全與元代科舉所用注疏乃是一脈相承。朱學獨尊的地位自此獲得鞏固。」

<sup>4</sup> 明·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進書表》，頁 9。

漢學興起所產生的學術排擠效應，乃至於四庫館臣援取上意，對於明代學術的排斥與壓抑，《四書大全》成為清儒學術揚棄的對象，四庫館臣就指出《四書大全》所代表的講章學，是「孔曾孟孟之本旨亡，併朱子之四書亦亡矣」的關鍵<sup>5</sup>，費密（1623-1699）〈道脈譜論〉云：「專習宋傳，性理浮說盛行，遞相祖受，古義盡廢。」<sup>6</sup>孫星衍（1753-1818）〈詁經精舍題名碑記〉云：「胡廣等《四書、五經大全》出，而經學遂微。」<sup>7</sup>皮錫瑞（1850-1908）《經學歷史》更以「極衰時代」來說明《四書大全》造成的結果<sup>8</sup>，明代經學空疏，成為後人既定的印象，明、清兩代對於《四書大全》觀點迥然有異，於此可見。<sup>9</sup>然而近人考察清代《孟子》類著作情形，延續《四書大全》型態乃是撰作大宗，「義理」與「考據」，「講章」與「義疏」並非截然兩分，過於誇大漢、宋之分的說法，反而忽略其中存一脈相承的線索。<sup>10</sup>

<sup>5</sup> 清·紀昀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 36，頁 756。「四書類二」按語云：「至明永樂中，《大全》出而捷徑開，八比盛而俗學熾。科舉之文，名為發揮經義，實則發揮註意，不問經義何如也。……其為揣摩舉業而作者，則概從刪汰，惟胡廣《大全》，既為前代之功令，又為經義明晦，學術升降之大關，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餘年士習文風之所以弊，蓋示戒非示法也。」《四庫全書》剔除明代講章之學，全面清理明儒學術根基，由此得見《四庫全書》編輯立場。

<sup>6</sup> 清·費密撰：〈道脈譜論〉，《弘道書》，收入唐鴻學輯，嚴一萍選輯：《怡蘭堂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頁 20 右。

<sup>7</sup> 清·孫星衍撰：〈詁經精舍題名碑記〉，《孫淵如先生全集·平津館文稿》卷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7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545。

<sup>8</sup> 清·皮錫瑞撰：《經學歷史》（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頁 289。

<sup>9</sup> 明、清兩代對於《四書大全》觀點不同，並不意謂明人全然推崇，清人全然貶抑，從正德、嘉靖陽明學出，對於朱學與《四書大全》遂有批判意識。清初自顧炎武之後，對於《四書大全》深有批判，然而陸隴其窮其一生之力，撰成《三魚堂四書大全》，期以彰顯清儒綜整成果，不過無可諱言，明、清兩代整體而言，對於《四書大全》意見明顯相佐，則是無庸置疑。見〔日〕佐野公治撰，張文朝、莊兵譯：《四書學史的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頁 227、234。

<sup>10</sup> 李暢然撰：《清代孟子學史大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一章「緒論」，頁 23。云：「筆者將著作體式粗略地分為傳注體和子學體兩種，它們代表了新的著作與經典著作的內容聯繫的兩極，也可以代表個人與傳統的關係的兩極。在傳注體的各種著作體式中，筆者發現講章體與義疏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此在考據學成熟以前，考據性的內容常常夾雜在講章類著作當中；而《四書大全》類的著作則屬於朱子後學中所習見的集疏體，亦即將諸家有關經義的講說匯編到一起，這種集疏體其實是唐宋經典十三經義疏到清人新疏的一個過度類型。在討論著作體式的過程中，筆者覺察到任何一部經學著作都很難截然劃為義理的或者是考據的，兩方面的內容往往混雜在一起，筆者由此對『義理』『考據』重新作了界說，並指出考據活動同義理活動一樣具有脫離經書本文的共同性取向，甚至在一定意義上講，其共相性取向更為鮮明。」

明儒結集朱子後學講論內容，紛雜當中歸之於一，情形一如唐代義疏，《四書大全》正是《四書章句集注》「正典化」的結果<sup>11</sup>，只是經過清儒不同層次、不同目的貶抑與批判，《四書大全》被覆寫、被遮蓋、被擦拭，淹沒於論述當中，邊緣化成為殘留的文本，王汎森先生援取丸山真男「執拗的低音」概念，揭示民國以來被新派論述所壓抑的聲音<sup>12</sup>，相較而言，清人重構之下，《四書大全》面目無疑更為模糊、更為紛雜，恐怕更已經成為歷史當中幽微的「迴音」。筆者草撰〈官學進程與詮釋脈絡：《四書大全》纂修體例芻議〉一文，檢討清人批評內容，對於《四書大全》價值有初步的觀察<sup>13</sup>，之後針對《四書大全》「引用先儒姓氏」，覈以《宋元學案》，撰成〈《四書大全》徵引人物系譜分析〉<sup>14</sup>，得見其中層層累聚的經解形態，以及由學脈、宗派而及於宗族鄉里情懷的傳衍線索，交疊「迴音」似乎已經可以辨析出一些旋律，朱熹門人追求正確詮釋的思考，反覆出現於經解當中，形成不同纂輯階段發展，從而在門人之間、宗派之中，乃至於宗族鄉里，激盪出聖人之學的理想，以及追尋朱熹思考痕跡的方向，此乃前人未及細論之處，卻是四書學成立關鍵，《四書大全》學術系譜有待進一步的梳理與檢討。

## 二、門人的追索

朱熹反覆鍛鍊，撰成《四書章句集注》，成就之所在，也是困擾之所在，朱熹融鑄而進的學術性格，造成後世追求最終詮釋的困擾<sup>15</sup>，朱熹〈答胡季隨〉云：

<sup>11</sup> 參見陳逢源撰：〈四書「官學化」進程：《四書大全》纂修及其體例〉，《東亞漢學回顧與展望：長崎中國學會會刊》創刊號（2010.7），頁 87-102。

<sup>12</sup> 王汎森撰：《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4），頁 15。

<sup>13</sup> 參見陳逢源撰：〈官學進程與詮釋脈絡：《四書大全》纂修體例芻議〉，《古文獻研究集刊》4（2012.8），頁 173-205。

<sup>14</sup> 參見陳逢源撰：〈《四書大全》徵引人物系譜分析〉，《東吳中文學報》23（2012.5），頁 219-246。

<sup>15</sup> 比對朱熹《四書或問》與《四書章句集注》，可以發現朱熹刪削改易，融鑄鍛煉，更加留意語意的妥貼、義理的圓融、排拒佛、老、重視踐履、四書參證、反省時政，以及確立儒學主體意識等詮釋細節。參見拙撰：〈義理與訓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徵引原則〉，《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

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sup>16</sup>

《朱子語類》也載錄朱熹不住修改的情形：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解說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礙。」後又云：「《中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疑。《大學》則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愜意，所以改削不已。」<sup>17</sup>

時時刪削改訂，反覆斟酌，反映朱熹賡續思考，屢屢提醒「反覆尋究，待他浹洽」、「且須壓這心在文字上」<sup>18</sup>，謙虛謹慎，固不殆言，追求完滿的態度，成為門人的典範，黃榦以旁觀角度，記錄朱熹修改情形：

先師之用意於《集註》一書，余嘗親睹之，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思靜慮，更易不置。或一日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如此章（按：《論語·衛靈公篇》「誰毀誰譽」章）乃親見其更改之勞。坐對至四鼓，先師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寢，目未交睫，忽見小史持板牌以見示，則是退而猶未寐也。未幾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而學者顧以易心讀之，安能得聖賢之意哉！追念往事，著之於此，以為世戒。<sup>19</sup>

用心所在，思之反復，臨終前三日修改《大學》「誠意」，更是後人熟知的事情<sup>20</sup>，

北：里仁書局，2006），頁 302-326。

<sup>16</sup>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 5 冊（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卷 54，〈答胡季隨二〉，頁 2509。

<sup>17</sup>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卷 19，「《論語》一」，頁 437。

<sup>18</sup>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4，「《大學》一」，頁 254、257。

<sup>19</sup> 元·鄭元肅錄，元·陳義和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第 11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淳熙十一年甲辰」條，頁 7197-7198。

<sup>20</sup> 宋·不著撰人：《兩朝綱目備要》，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32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6，頁 778，「三月甲子朱熹卒」下云：「先是庚申熹臟腑微利，……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此熹絕筆也。是日午刻暴下，自此不復出書院……。」蔡沈撰〈朱文公夢奠記〉云：「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令詹淳謄寫，又改數字。……午後，大下，隨入宅堂，自是不能復出樓下書院矣。」見明·蔡有鵬輯，明·蔡重增輯：《蔡氏九儒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4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卷 6，頁 793。不過錢穆《朱子新學案》

弟子的貼身觀察，可以證明《四書章句集注》確實是一生以之的經注事業。只是弟子才情不同，體會有異，疑惑之處，朱熹生前尚可直接詢問，朱熹死後，不免各執一端，難究是非，門人弟子無所依循，形成經典傳習的危機。陳淳〈初見晦菴先生書〉云：「某竊謂：道必真有人而後傳，學必親炙真任道之人，而後有以質疑辨惑而不差。」<sup>21</sup>指出其中關鍵，只是後人傳寫，舛誤滋生，黃榦言其觀察：

晦菴朱先生所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竊記之。先生歿其書始出，記錄之語，未必盡得其本旨，而更相傳寫又多失其本真，甚至輒自刪改，雜亂訛舛，幾不可讀。<sup>22</sup>

口耳之間，言語容易失誤，時日既久，記憶會有偏差，何況朱熹學術體系龐大，門人弟子僅能得其一端，無法盡窺全貌。<sup>23</sup>朱熹學術精髓如何再現，正是門人最要重的課題，講論如此，經典詮釋亦然，延續學術香火的思考，成為思考的關鍵，黃榦云：「每念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以惠後學，光明煒燁，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者，又復數年傳習益訛，先師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以是深以為懼。」<sup>24</sup>陳淳云：「顧惟先師文公已遠，有大疑義無從質正，黃寺丞近又不起，失此良友，心傳本末，誰與講明，道在斯世，凜乎可憂，茲正吾徒所當用力交相勉焉。日有孜孜為死戰計，而不容有半途之弛者。」<sup>25</sup>黃榦卒於嘉定 14 年（1221），陳淳時年六十三歲，距離朱熹

---

第 2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 425。依江永之說，朱熹最後所改並非《大學》「誠意」章，而是《大學》「誠意」二字最先見處之注，將經一章原本「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中「一於善」改為「必自慊」。

<sup>21</sup> 宋·陳淳撰：〈初見晦菴先生書〉，《北溪大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5，頁 535。

<sup>22</sup> 宋·黃榦撰：〈書晦菴先生語錄〉，《勉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22，頁 239。

<sup>23</sup> 陳榮捷撰：〈朱子門人之特色及其意義〉，《朱學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7），頁 193。云：「朱子之學，完整齊全。體用兼顧，誠明并重。由太極而陰陽理氣而至於中正仁義修齊治平。學子一人，未必能傳其全面，故蔡元定專呂律象數、陳淳專字義、黃榦則重道統與居敬窮理。朱子之學，獨手難繼。故非全體之力不可。」

<sup>24</sup> 宋·黃榦撰：〈與李敬子司直書二十四〉，《勉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68 冊，卷 5，頁 63。

<sup>25</sup> 宋·陳淳撰：〈答潘謙之〉，《北溪大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68 冊，卷 24，頁 694。

去世已二十餘年，然而不論是黃氏「深以為懼」，或是陳氏「凜乎可憂」，反映朱熹後學以道相尚情懷以及共同的焦慮。門人表彰朱熹學術之餘，也從重新肯認《四書章句集注》價值，陳淳〈答楊行之〉云：

文公《四書》，一生精力在是，至屬續而後絕筆，為義極精矣。凡立語下字，端端的，如逐字秤過一般，無一字苟且過。《大學》約其旨於章句，已的確真切，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敷暢。觀《章句》中太簡而或未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觀《或問》中太博而或未貫，則易泛，必於《章句》約之。《論語》聖人之言，真如箇元氣，極是渾淪無縫可鑿，被文公直就句裡面剖抉出許多精蘊來，為詞甚約，而涵理甚腴。註文與經文，字字元自照應，有一字當數十字者，有一字當數千百字者，不可草草率略皮膚上走過，然亦不必別生枝節過求，只就本句下所註本語，逐字相照理會，要實通曉其義，字字句句既分明，則總一章全旨玩之。<sup>26</sup>

「集注」與「或問」相參，原就是朱熹有意的安排，以注擬經方式，在陳淳的說法中，已經成為門人推崇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共識。黃榦為使學者了解朱熹注解用意，為詮釋困境，尋求出口，延續「集注」與「或問」相參模式，進而擴及「集義」，撰成《論語通釋》，門人陳宥於〈論語通釋題敘〉言其深意，云：

先生合文公《集注》、《集義》、《或問》三書而通釋之。蓋《集注》之辭簡而嚴，學者未能遽曉，於是作《或問》一書，設為問答，以盡其詳，且明去取諸家之意。先生恐學者不暇旁究，故直取疏解《集注》之辭而列之於後，以便觀覽。然《集注》、《或問》間有去取之不同，發揮之未盡，先生追憶向日親炙之語，附以己意，名曰《通釋》，於是始無遺憾矣！<sup>27</sup>

《集注》、《集義》、《或問》代表朱熹不同階段的心得，並列而觀，不僅是便於觀覽，也可以呈現了朱熹思想進程，以及經典詮釋的深度，黃榦附以親炙之語，無疑使朱注更為立體也具生命力，黃榦原本有意將語錄內容納入，可惜未及完成，四書當中

<sup>26</sup> 宋·陳淳撰：〈答楊行之〉，《北溪大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68 冊，卷 33，頁 766。

<sup>27</sup> 宋·陳宥撰：〈論語通釋題敘〉，《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拾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1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570。

也僅完成《論語通釋》<sup>28</sup>，然而更遺憾的是此書今已不傳，無法得見黃榦思以繼之，光大師門的成果，然而此一詮釋路徑，已為後人開啟思考方向，例如姜文龍跋蔡節《論語集說》云：「《集說》之作，自《集義》中來，本之明道、伊川二先生，參以晦庵《或問》。」<sup>29</sup>真志道〈學庸集編後序〉述其父真德秀（1178-1235）之言：「雖從《或問》、《輯略》、《語錄》中出，然銓擇刊潤之功亦多」<sup>30</sup>，門人以《或問》解《四書章句集注》，三傳之後，兼取門人語錄，或溯及二程材料，尋求朱熹用意所在，彙集累聚，開展詮釋，洪天錫〈四書纂疏序〉云：

文公自謂《集注》乃《集義》之精髓，一字秤輕等重，不可增減，讀《論》、《孟》者取足是書焉可也。格菴趙公復取文公口授及門人高弟退而私淑與《集注》相發者，纂而疏之，閒以所聞附於其後，使讀之者，如侍考亭師友之側，所問非一人，所答非一日，一開卷盡得之，博哉書乎！<sup>31</sup>

所謂「門人高弟」是指黃榦、輔廣、陳淳、蔡淵、蔡沉、葉味道、胡泳、陳埴、潘柄、黃士毅、真德秀、蔡模等人<sup>32</sup>，以師門建構說解體系方式已經形成，趙順孫〈四書纂疏序〉云：「子朱子四書注釋，其意精密，其語簡嚴，渾然猶經也。」<sup>33</sup>以朱解朱，擴及門人弟子詮釋，開展後續經解內容，朱門弟子王力行曾撰〈朱氏傳授支派圖〉，今已不傳，但溯源衍流，薪傳香火，成為朱熹門人持續努力的方向，明初儒者家學與師承淵源，往往溯及朱熹，即可為證<sup>34</sup>，朱熹成為學術中心，正是門人傳布

<sup>28</sup> 元·鄭元肅錄，元·陳義和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第11輯，頁302。「十二年己卯」云：「先生之意，蓋欲合《集注》、《集義》、《或問》、《語錄》四記而通釋之，其後《語錄》未果入也。」

<sup>29</sup> 引自清·朱彝尊撰：《經義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卷219，頁7。

<sup>30</sup> 引自清·朱彝尊撰：《經義考》卷252，頁3。

<sup>31</sup> 宋·洪天錫：〈四書纂疏序〉，收入宋·朱熹集注，宋·趙順孫纂疏：《四書纂疏·大學纂疏》（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頁5-6。

<sup>32</sup> 宋·朱熹集注，宋·趙順孫撰：〈四書纂疏引用總目〉，《四書纂疏·大學纂疏》，頁25-26。

<sup>33</sup> 宋·朱熹集注，宋·趙順孫撰：〈四書纂疏序〉，《四書纂疏·大學纂疏》，頁9。

<sup>34</sup> 依近人整理結果，不少元、明儒者家學與師承往往溯及朱熹，如「朱熹—詹體仁—真德秀—湯千、湯中」、「朱熹—輔廣—余端臣—王文貫—黃震」、「朱熹—輔廣—韓翼甫—陳普」、「朱熹—蔡淵—陳淳—葉采」、「朱熹—黃榦—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朱熹—黃榦—饒魯—程若庸—吳澄」、「朱熹—詹體仁—真德秀—王栻—王應麟—胡三省、戴表元、袁桷」、「朱熹—輔廣—劉敬堂—熊禾」、「朱熹—滕珙—滕鉛—黃智孫—陳櫟」、「朱熹—黃榦、董銖—董琮、董夢程—董鼎—董真卿」、「朱熹—

的結果。<sup>35</sup>學脈傳布與經典建構同時並行，反映在四書注解的當中，胡炳文《四書通》整理前人引用姓氏，增至 71 家<sup>36</sup>，至《四書大全》人數更已逾百人，朱熹之外，包括鄭玄（127-200）、孔穎達（574-648）、周敦頤（1017-1073）、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張載（1020-1077）、邵雍（1011-1077）、呂與叔（1046-1092）、尹焯（1071-1142）、謝良佐（1050-1103）、游酢（1053-1123）、侯師聖、楊時（1053-1135）、胡瑗（993-1059）、范祖禹（1041-1098）、蘇軾（1037-1101）、林之奇（1112-1176）、胡寅（1098-1156）、羅從彥（1072-1135）、程迥、李侗（1093-1163）、陸九淵（1139-1192）、呂祖謙（1137-1181）、張栻（1133-1180）、陳傅良（1137-1203）、李衡（1100-1178）、陸佃（1042-1102）、陳淳、黃榦、輔廣、潘柄、蔡淵、蔡沈、蔡模、陳孔碩、趙氏、陳埴、胡泳、鄭南升、葉賀孫、黃士毅、趙順孫、洪興祖（1090-1155）、張九成（1092-1159）、鄧名亞、真德秀、葉夢得（1077-1148）、邵甲、郭忠厚、袁甫（1174-1240）、張庭堅、項安世（？-1208）、程氏、倪氏、顧元常、李道傳（1170-1217）、東窻李氏、陵陽李氏（1167-1244）、陳知柔（？-1184）、陳用之（1042-1093）、譚惟寅、何夢貴（1229-？）、晏氏、潘時舉、鄭汝諧、王炎、薛氏、歐陽謙之、諸葛泰、朱祖義、朱伸、胡次焱（1229-1306）、張彭老、黃淵（1231-1312）、宣氏、汪廷直、張好古、張玉淵、王回（1023-1065）、饒魯（1193-1264）、盧孝孫、程若庸、劉彭壽（1273-1336）、王侗、沈毅齋、謝枋得（1226-1289）、齊夢龍、邢昺（932-1010）、方逢辰（1221-1291）、金履祥、馮椅、黃仲元、熊禾（1253-1312）、吳浩、吳仲迂、

---

程端蒙—董夢程—胡方平、許月卿—胡一桂、程若庸—董真卿」、「朱熹—黃榦—董夢程—胡方平—胡一桂」、「朱熹—黃榦—何基—王柏—金履祥—柳貫—宋濂」、「朱熹—黃榦—陳安宓—陳址幼—陳真晟—周瑛」，參見王奕然撰：《朱熹門人考述及其思想研究——以黃榦、陳淳及蔡氏父子為論述核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13），頁 5-8。朱熹成為元、明儒者學術之根源，乃是朱熹收召後學，一生用力於講學的結果。

<sup>35</sup> 陳榮捷整理戴銑《朱子實紀》、宋端儀《考亭淵源錄》、韓國李滉《宋季元明理學通錄》、朱彝尊《經義考》、張伯行改訂之明人朱衡《道南源委》、萬斯同《儒林宗派》、黃宗羲撰、黃百家續編、全祖望修補《宋元學案》、王梓材、馮雲濤編《宋元學案補遺》、日人田中兼二《朱門弟子師事年考》等，撰〈朱門之特色及其意義〉一文，所列弟子共 629 人，稱門人者 467 人，未及門而私淑者 21 人，合計 488 人，可以概見學術發展樣態。參氏著：《朱子門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頁 2-18。

<sup>36</sup> 明·胡炳文撰：《四書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5-7。

李靖翁、鄒季友(?-1209)、汪炎昶(1261-1388)、許衡(1209-1281)、吳澄(1249-1333)、歐陽玄(1283-1357)、胡炳文、陳櫟、張存中、倪士毅、許謙等，共計 106 家。<sup>37</sup>除了鄭玄、孔穎達為漢、唐儒者，其餘皆為宋、元諸儒，朱熹高一格書寫，深有引領眾儒的意義，高舉朱熹為義理核心，確立四書詮釋體系，成祖固然有襲「道統」以立「皇統」的政治操作用意<sup>38</sup>，但觀察元、明儒者四書學的流傳情形，層層累聚與相互辨證當中，追尋朱熹注解真義，其實已經蓄積許久。

### 三、多層次詮釋發展

宋元諸儒延續朱熹思考方向，參與之眾，討論之廣，以《四書大全》徵引名錄人物觀察，趙順孫《四書纂疏》所引 13 人全數列入，承襲之意，至為明顯。至於與胡炳文《四書通》徵引情形相較，剔除了曾鞏(1019-1083)、孔文仲(1038-1088)、錢時、陳文蔚、葉適、衛湜、李閔祖、黃繼道、祝洙、胡宏(1105-1161)、陳亮、林夔孫、方慤、周誥、杜瑛、薛延年、慮氏等 17 人，而與倪士毅「重訂四書輯釋引用姓氏」相較，未見者有：陸德明、顏師古、何鏞、葉適、林希逸、鄭樵、吳真子、祝洙、趙惠、杜瑛、薛延年(按：《重訂輯釋》作「薛延平」、程逢乍、許文貫、吳

<sup>37</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凡例〉，《四書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引用先儒姓氏」，頁 21-27。覈查其中，「張氏玉淵」生平今無可考；「晏氏」據《禮記集說》，以及阮元《十三經校勘記》所引，疑為「晏光」；「鄧氏」《四書通》作「名世」，《四書大全》誤作「名亞」；「郭忠孝」《四書通》、《四書大全》作「郭忠厚」；「倪氏」《四書通》、《四書大全》並無列名，據《禮記集說》應為「倪思」；《四書通》、《四書大全》「永嘉薛氏」為「薛季宣」；「李東窗、東窗李氏」應為「李性傳」；「程若庸」《四書大全》分作「徽麓程氏」、「勿齋程氏」，實為一人；「黃仲元」於宋亡更名為「淵」，《四書大全》誤分「黃氏淵」、「四如黃氏仲元」；《四書大全》「朱伸」疑為「朱申」之誤；《四書大全》「宣氏」，據《禮記集說》應是「宣繒」；《四書大全》「趙氏」，比對《四書通》、《四書大全》所引內容，「趙氏」即是趙順孫，《四書大全》卻分為「格麓趙氏」與「趙氏」；《四書大全》「魯齋王氏」下注名「侗」，應是「柏」字之誤，成書倉促，多有訛誤，不過重出之間，顯見《四書大全》有不同的引據來源。

<sup>38</sup> 整理《四書大全》纂修體例，四書「官學化」的進程，固然有普及的效果，但也使「道統」讓位於「皇統」，失去原本朱熹以「學」領「政」的訴求。參見陳逢源撰：〈四書「官學化」進程：《四書大全》纂修及其體例〉，頁 101。

程、王養晦、許愚湖、胡柎義、朱以寔、朱公遷、朱可傳、李氏、彭圭、黃澤、袁明善、張師曾等 25 人<sup>39</sup>，沿續前人詮釋脈絡，學脈旁分情形下，《四書大全》彙聚前人成果，也剔除歧異。覈查徵引人物的地域分布，剔除重出與無法判定者，北宋有 24 人，南宋有 57 人，元代有 17 人，北宋集中於福建路、京西北路、兩浙路，南宋為江南東路、兩浙東路、福建路，元代集中於徽州路。朱熹設教於閩，福建為閩學所在，從北宋延續而下，人數眾多；江南東路、兩浙東路乃是南宋學術活動的重點區域；至於元儒以徽州人士為多，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出於尊崇鄉賢前輩的情感，《四書大全》得見學脈、宗派，以及宗族鄉里情懷之學術脈絡，相較於近人周春健考察元代四書學，以江西、浙江兩省最盛的結果，《四書大全》反映出更為立體的學術樣態。<sup>40</sup>當然了解地域分布之外，進一步按覈《宋元學案》，《四書大全》徵引人

<sup>39</sup> 元·倪士毅撰：《重訂四書輯釋》，收入王逢撰：《重訂四書輯釋章圖通義大成》（明刊黑口本，現藏於國家圖書館），「重訂姓氏」，頁 1-6。倪氏之作，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倪氏懼其未密，遂有重訂工作，明初於是將倪士毅《輯釋》、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以及王元善《通考》合刊，後正統中則有王逢、劉刻取倪士毅、趙汭同訂的《重訂輯釋》、朱公遷《約說》、程復心《章圖》，以及王逢的《訂定通義》拼湊的版本。見前揭書收錄，劉刻輯：〈新刊重訂輯釋通義源流本末〉，頁 1。清·紀昀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37，頁 760。列於存目云：「書中亦糅雜蒙混，紛亂如絲，不可復究其端緒，是已為書賈所改竄，非士毅之舊矣。」其中關乎先後順序問題，胡廣〈四書集註大全凡例〉云：《四書大全》以吳真子《四書集成》、倪士毅《四書輯釋》為底本，刪削悖戾之處，增錄未收材料，至於訓釋文字，則取陳櫟（1252-1334）《四書發明》之說，用意在於綜整元儒四書詮釋。吳真子《四書集成》今存殘卷，倪士毅《四書輯釋》原稿未存，後儒纂集重刊後，已非其舊。顧炎武比對劉刻所刻《四書通義》中的《四書輯釋》，認為「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然而劉氏所刻乃明代書商訪求之重訂本，時間是在《四書大全》完成之後，觀察未必正確，《四庫全書總目》承其誤，批判「明永樂中，詔修《四書大全》，胡廣等又併士毅與逢之書，一概竊據，而《輯釋》、《通義》並隱矣。」其實王逢重訂本為《四書大全》之後的作品，元儒著作存世絕少，後世匯整重刊，揉雜蒙混，紛如亂絲，四庫館臣亦不免誤判，《四書大全》乃明初匯整工作，適足以一窺元儒治經情形，卻深受誤解，殊為可惜。以目前所存版本，倪士毅撰《四書輯釋》，有至正元年日新堂初刻本，殘卷收於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日本有文化九年覆刊本，明初則有倪士毅《四書輯釋》、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王元善《通考》的合編本。至於明正統中王逢、劉刻重訂本，則是取得倪士毅《四書輯釋》的重訂本，在明初《輯釋》、《章圖》、《通考》合編的基礎上，參照金履祥、許謙、朱公遷、史伯璇等著作，重刊重訂而成，即是建陽詹氏本。事實上，王逢著書後於胡廣，《四書大全》依據明初倪士毅初刻本，兩者版本並不相同，觀察徵引名錄之差異，亦可得見。以上詳參顧永新撰：〈從四書輯釋的編刻看四書學學術史〉，《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2（2006.3），頁 104-112。

<sup>40</sup> 周春健撰：《元代四書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 95。整理元代學者及著作的結果是，一、江西、浙江兩省的四書學者及四書類著述占據顯著優勢；二、就四書學而言，朱熹

物未見於《宋元學案》者有李衡、鄭南升、洪興祖、陳知柔、譚惟寅、何夢桂（《四書通》、《四書大全》作何夢貴）、晏氏（晏光）、鄭汝諧、王炎、諸葛泰、朱祖義、朱伸、胡次焱、張彭老、宣氏（宣繒）、汪廷直、張好古、張玉淵、盧孝孫、劉彭壽、齊夢龍、邢昺、馮椅、吳浩、李靖翁、張存中等 26 人，其餘分見於各學案當中，人數最多為「晦翁學案」12 人、「滄州諸儒學案」12 人、「明道學案」8 人、「伊川學案」9 人等學案，主軸所在，正是二程、朱熹、朱門弟子一脈相承的「道學」譜系<sup>41</sup>，其次為「元佑黨案」6 人、「涑水學案」5 人、「橫渠學案」5 人、「龜山學案」5 人、「劉李諸儒學案」5 人、「東萊學案」5 人、「慈湖學案」5 人、「北山四先生學案」5 人、「百源學案」4 人、「濂溪學案」4 人、「南軒學案」4 人、「雙峰學案」4 人，其中有邵雍、周敦頤等理學先趨、變法當中的舊黨人物、羽翼二程的張載、傳承二程的楊時，與朱熹並列的呂祖謙、張栻，傳承朱熹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饒魯，以及傳承陸象山的楊簡等，數目相當平均，考其發展樣態，北宋的政治變革，南宋的學脈傳承，兩宋活躍的儒學社群，完整呈現於徵引名錄當中，甚至陸九淵心學體系也納入其中，儒學活動與經典詮釋結合為一。<sup>42</sup>《四書大全》凸顯朱熹開枝散葉，枝脈扶疏的學術形態，也依循朱熹意見，建構周、張、二程及於更開闊的儒學規模，朱熹成為展開全幅學術視野的中心，以「滄州諸儒學案」為例，《宋元學案》全祖望案語云：

朱門授受，徧于南方，李敬子、張元德、廖槎溪、李果齋皆宿老也，其餘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雲耳。李、張諸子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述〈滄

生前學術活動最為集中的福建地區在元代漸趨蕭條，較諸江西、浙江兩省明顯退居次席；三、朱熹與南宋其他理學家（如張栻、謝諤等）學術交往較為頻繁的湖湘地區轉為沒落；四、在元代，朱熹生前學術行跡罕至的河南、河北、陝西、山西等北方地區，相形之下，四書學者及四書著述十分可觀。周氏得出元代四書學傳播樣態的觀察，考察《四書大全》徵引情形，無疑更留意朱熹學脈的繼承。參見陳逢源撰：〈《四書大全》徵引人物系譜分析〉，頁 231。

<sup>41</sup> 參見陳逢源撰：〈《四書大全》徵引人物系譜分析〉，「《四書大全》徵引人物之《宋元學案》系譜表」，頁 233-236。

<sup>42</sup> 參見余英時撰：《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3），頁 423-466。對於黨爭與士大夫的分化，觀察尤深，但對於南宋學脈傳承，關注似乎稍有不足。

洲諸儒學案》。<sup>43</sup>

諸儒附於朱學之末，認為是「下中之士」，地位可有可無，但按覈《四書大全》徵引情形，顯然並非如此，朱熹晚年講學，引導門人回歸於經典，滄洲諸儒整理朱熹言論，成果保留在《四書大全》當中，成為四書體系義理基礎，以理學角度分析，每每言及朱熹門人守成而少特出，其實朱熹學術的成立，與弟子體證四書義理，深有關聯，山林鄉野之間，傳播四書義理，終於證成朱熹道統地位。<sup>44</sup>朱熹之後逐漸由宋儒義理講論模式，進入四書義理思索的發展進程，經典成為學者關注焦點，理學歸於純粹，門人黃榦曾質疑陳淳所錄「《近思錄》，《四子》之階梯」的說法，並不符朱熹原意<sup>45</sup>，梳理北宋理學脈絡的《近思錄》，與縮合道統體系，回歸聖人的四書，孰者為先，關乎學術路徑的不同思考，然而以四書顯揚朱學，以朱學印證四書，門人似乎有更多的共識。尤其三傳之後，世系漸遠，一方面努力思索說解的正確性，另一方面又踵事增華，附入更多說法，學脈滋衍蔓生，鄧文原（1259-1328）〈四書通序〉批評云：「《纂疏》、《集成》博采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使學者貿亂而無所折衷。」<sup>46</sup>綜納漸多，泛濫無所依歸，成為傳習朱熹四書學必須克服的問題。

《四書大全》保留朱熹門人詮釋成果，也回應宋元諸儒論述分歧情形，《四書大全》小注以朱熹《語類》、《或問》內容為主，後文輔以弟子門人意見，最末附以宋、元諸儒的經解內容，形成一系相承的經說體系，前者可見朱熹講論義理，後者可見經文解讀與個人義理的體會，檢視《四書大全》徵引情形，統計如下：

<sup>43</sup>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滄洲諸儒學案〉，《宋元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卷 69，頁 2258。

<sup>44</sup> 參見方彥壽撰：〈序言〉，《朱熹書院門人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3。

<sup>45</sup> 宋·黃榦：〈復李公晦二〉，《勉齋集》，卷 8，頁 91。云：「真丈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朱先生以《大學》為先者，特以為學之法，其條目綱領莫如此書耳。若《近思》則無所不載，不應在《大學》之先。」詳見王志璋：〈經學與理學的思索：論黃榦、陳淳對《四書》與《近思錄》的詮釋〉，收入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編：《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論文集》8（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12），頁 246-274。

<sup>46</sup> 元·鄧文原撰：〈四書通序〉，見胡炳文撰：《四書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3 冊，頁 2。

## 《四書大全》徵引人物次數簡表

## (一) 大學

徵引次數表				
徵引姓氏	大學章句序	大學章句大全	讀大學法	大學或問
周敦頤	0	2	0	2
程子(程顥、程頤)	1	10	0	36
張載	0	1	0	3
邵雍	0	0	0	2
尹焞	0	0	0	1
謝良佐	0	0	0	1
楊時	0	1	0	0
陳淳	0	10	0	8
黃榦	0	2	0	0
蔡淵	0	2	0	4
陳孔碩	0	10	0	5
陳埴	0	1	0	0
胡泳	0	0	0	1
葉賀孫	0	2	0	1
趙順孫	0	0	0	11
真德秀	0	7	0	13
邵甲	0	1	0	0
徽菴程氏	0	1	0	1
陳用之	0	3	1	14
譚惟寅	0	1	0	0
晏氏	0	1	0	0
鄭汝諧	0	2	0	2
黃淵	0	2	0	6
饒魯	0	38	0	0
盧孝孫	0	34	0	24
程若庸	0	0	0	1
方逢辰	0	4	0	0
金履祥	0	9	0	0
熊禾	1	3	0	0
吳浩	0	2	0	0
吳仲迂	0	1	0	0
吳澄	0	3	0	0
胡炳文	4	35	0	0
陳櫟	7	44	2	0
許謙	3	26	0	0

## (二) 中庸

徵引次數表						
徵引姓氏	中庸章句序	讀中庸法	中庸章句大 全上	中庸章句大 全下	中庸或問上	中庸或問下
周敦頤	0	0	1	3	1	1
程子	0	1	12	10	33	34
張載	0	0	7	0	5	16
邵雍	0	0	0	0	1	0
呂與叔	0	0	0	0	16	20
謝良佐	0	0	0	0	1	5
游酢	0	0	0	1	6	17
侯師聖	0	0	0	0	3	7
楊時	0	0	0	1	8	22
李侗	0	0	2	0	0	0
張栻	0	1	2	0	0	0
陸佃	0	0	1	0	0	0
陳淳	0	0	12	17	3	0
黃榦	0	2	0	0	0	0
輔廣	0	0	0	2	0	0
潘柄	0	0	4	3	0	1
蔡淵	0	0	0	2	0	0
陳孔碩	0	1	13	9	4	3
陳埴	0	0	10	4	7	0
胡泳	1	0	2	0	0	0
趙順孫	2	0	7	3	3	7
真德秀	1	1	7	5	1	2
葉夢得	0	0	1	5	0	2
郭忠厚	0	0	1	0	0	0
袁甫	0	0	2	0	0	0
項安世	0	0	1	0	0	0
顧元常	0	0	0	2	0	0
李道傳	0	0	2	0	0	0
東憲李氏	0	0	1	0	0	0
陵陽李氏	0	0	0	0	1	0
陳知柔	0	0	1	0	0	0
陳用之	1	0	15	20	7	6
譚惟寅	0	0	0	1	1	0
晏氏	0	0	1	0	0	0
鄭汝諧	0	0	0	5	0	1
王炎	0	0	4	0	0	0
永嘉薛氏	0	0	1	0	0	0
歐陽謙之	0	0	0	0	0	1

朱祖義	0	0	1	0	0	0
黃淵	0	0	9	6	2	1
宣氏	0	0	1	0	0	0
饒魯	0	1	39	25	0	1
方逢辰	0	0	3	4	1	0
金履祥	0	0	1	0	0	0
熊禾	0	0	2	1	0	0
許衡	0	0	1	0	0	0
胡炳文	6	0	33	35	0	0
陳櫟	5	0	42	30	11	6
倪士毅	0	0	1	5	0	1
許謙	3	1	15	15	0	0

(三) 論語

徵引姓氏	徵引次數表																					
	讀論語孟子法	論語集注序說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周敦頤	0	0	1	1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程子	6	4	18	11	8	16	22	28	16	12	20	6	14	12	10	16	14	4	13	3	10	1
張載	0	0	1	0	0	2	1	5	1	1	1	1	1	0	0	1	3	0	0	3	2	1
邵雍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尹焞	0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謝良佐	0	0	0	0	0	0	0	1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游酢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侯師聖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楊時	0	0	3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2	0	0	0	0	0
范祖禹	0	0	0	0	0	1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胡寅	0	0	0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李侗	0	1	0	2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陸九淵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張栻	0	0	6	5	12	5	11	10	24	5	15	17	10	8	10	16	23	12	17	7	13	6
陳傅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陳淳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黃榦	0	0	12	7	8	8	5	8	7	1	6	7	11	5	9	10	6	5	10	6	18	3
輔廣	5	1	14	12	19	15	17	18	28	19	26	24	22	28	12	24	16	8	28	12	13	2
蔡淵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蔡模	0	0	4	1	2	1	0	3	2	0	3	5	2	5	4	2	3	2	2	0	0	1
趙氏	0	1	0	0	3	0	1	2	0	0	4	2	2	2	0	2	1	3	3	2	2	1

陳埴	0	0	2	0	2	5	1	7	2	4	3	1	1	0	0	2	9	1	2	1	3	0
胡泳	0	3	7	8	13	6	15	4	9	5	9	12	8	7	13	20	13	7	10	3	7	2
黃士毅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真德秀	0	0	6	1	4	4	4	5	3	5	0	1	0	1	1	0	0	0	0	0	2	0
葉夢得	0	0	0	0	2	2	1	0	0	0	0	0	1	1	1	2	1	0	1	0	1	0
徽菴程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陳用之	0	0	3	2	2	3	3	0	4	2	0	1	0	11	2	2	2	1	0	0	0	0
何夢貴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鄭汝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3	0	3	2	0	0	0	0	0
王炎	0	0	0	0	0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歐陽謙之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諸葛泰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胡次焱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黃淵	0	0	0	0	1	1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汪廷直	0	0	0	0	0	0	0	0	0	1	2	0	0	1	0	0	2	1	1	1	1	0
饒魯	0	0	9	6	11	16	8	19	16	9	16	8	12	20	24	27	21	10	17	12	11	5
劉彭壽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王柏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邢昺	0	0	0	0	1	0	0	0	1	0	1	4	0	0	1	1	0	0	1	1	0	0
馮椅	0	0	2	2	9	2	7	7	10	4	6	7	9	7	9	11	4	11	12	3	5	1
黃仲元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熊禾	0	0	1	2	1	3	2	0	6	3	2	0	0	2	0	1	2	0	1	0	0	0
吳仲迂	0	0	0	1	1	3	1	1	5	3	3	5	4	2	10	9	2	4	3	1	1	0
汪炎昶	0	0	1	1	0	0	1	0	2	1	2	0	0	1	0	0	2	1	1	1	1	0
許衡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吳澄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歐陽玄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胡炳文	2	3	19	11	10	11	9	11	11	10	8	8	8	17	9	14	14	2	11	4	14	6
陳櫟	4	2	28	31	20	17	17	22	32	23	29	17	22	19	18	19	19	11	15	9	20	3
張存中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倪士毅	0	1	1	5	4	1	1	1	1	0	0	0	0	0	1	0	0	3	4	2	1	2
許謙	0	0	6	2	2	6	1	0	0	0	0	0	1	1	1	2	0	0	0	0	0	0

## (四) 孟子

徵引姓氏	徵引次數表														
	孟子集注序說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鄭玄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1	0	0
周敦頤	2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1
程子	6	5	2	22	3	5	2	7	12	4	3	15	3	21	17
張載	1	0	1	1	0	3	0	0	4	0	3	4	2	4	7

邵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尹焯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1	0	0
楊時	0	3	2	0	0	0	0	1	1	1	1	0	0	5	0
范祖禹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3	1
林之奇	0	0	0	3	1	4	0	2	2	1	0	1	2	1	1
張栻	0	9	10	4	8	4	9	17	21	12	6	12	12	24	23
陳淳	0	0	0	1	0	0	0	1	0	1	0	5	0	0	0
黃榦	0	0	0	1	0	1	0	0	1	0	1	4	1	0	2
輔廣	6	19	20	29	19	21	20	30	29	15	16	17	20	40	35
蔡淵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蔡模	1	2	0	0	0	0	0	2	0	0	0	0	2	3	0
趙氏	3	9	8	2	3	2	3	4	5	4	5	6	8	8	10
陳埴	0	0	2	5	0	1	1	1	7	0	0	6	1	8	3
胡泳	0	0	1	1	1	0	2	0	0	0	0	0	0	0	0
黃士毅	0	0	0	2	0	0	0	2	0	0	0	0	0	0	0
真德秀	1	3	2	6	1	2	4	7	2	2	2	6	2	2	0
徽菴程氏	0	0	0	0	0	0	1	0	1	0	0	1	0	0	0
陵陽李氏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1	0
陳用之	0	0	0	1	0	1	0	2	0	0	1	1	1	1	0
潘時舉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鄭汝諧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歐陽謙之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諸葛泰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朱祖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饒魯	0	7	11	32	11	12	11	22	21	8	1	12	0	0	0
王柏	0	1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熊禾	0	1	0	0	0	0	0	2	0	0	0	2	2	3	1
吳仲迂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胡炳文	0	14	8	17	4	8	10	10	9	2	2	18	6	22	16
陳櫟	4	23	24	30	15	16	18	29	30	11	13	37	24	46	27
倪士毅	0	6	1	3	1	1	1	4	1	5	3	2	0	1	0
許謙	0	2	3	7	1	2	1	0	4	2	2	4	1	1	3

《四書大全》有僅列姓氏而未徵引者：如安定胡氏（胡瑗）、張氏（張九成）、鄧氏（鄧名世）、張氏（張玉淵）等，至於東萊呂氏（呂祖謙）見引於《四書通》，但《四書大全》僅列姓氏而未徵引，又蔡淵、蔡沈、蔡模三人，雖有徵引，但《四書大全》中有節齋蔡氏（蔡淵）、九峯蔡氏（蔡沈）、覺軒蔡氏（蔡模）、蔡氏，「蔡氏」不標何人，乃是承《四書通》三人皆標「蔡氏」體例而來；番陽鄒氏（鄒季友）《四書通》未列，《四書大全》僅列姓氏而未徵引。《四書大全》徵引部分：《大學》以陳櫟、胡

炳文、許謙、金履祥、饒魯、盧孝孫、陳用之、真德秀、趙順孫、陳淳、陳孔碩等次數最多；《中庸》以陳櫟、胡炳文、許謙、饒魯、倪士毅、方逢辰、陳用之、黃淵、鄭汝諧、真德秀、趙順孫、葉夢得、陳植、陳孔碩、潘柄、陳淳等徵引次數最多；《論語》以陳櫟、胡炳文、倪士毅、許謙、熊禾、吳仲迂、汪炎昶、馮椅、饒魯、陳用之、真德秀、葉夢得、陳植、趙順孫、胡泳、蔡模、輔廣、黃榦等徵引次數最多；《孟子》以輔廣、饒魯、陳櫟、胡炳文、倪士毅、許謙、熊禾、王柏、陳用之、趙順孫、真德秀、陳植、黃榦、陳淳等徵引次數最多。其中來源，顯然包含三大系統材料，一是朱熹傳衍系統，包括門人以及所傳弟子等，主要是對於朱熹說解整理與確認；二是彼此分立，各自詮釋的經說系統，包括雙峰、北山等不同學派的相歧說法；三是新安諸儒系統，以鄉賢前輩號召，標舉回歸朱熹的整理工作，在門人推衍之下，歷經延續、發展、確認不同階段，由傳延而至分歧，又由分歧而至統整，三者相互採借，既經不同階段「歷時性」傳衍過程，又「共時性」地存留於《四書大全》當中。

#### 四、從北山、雙峰到新安

從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至明代《四書大全》，乃是經過不同層次的發展，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等人屬於北山一派，學術淵源於黃榦；饒魯、吳澄等人屬於雙峰一派，同樣傳自於黃榦。黃榦成為傳道的關鍵人物，北山與雙峰為朱學後勁，代表朱學流傳最重要的成果，自然也成為後人比較的對象，黃百家《宋元學案》案語云：

勉齋之學，既傳北山，而廣信饒雙峯亦高弟也。雙峯之後，有吳中行、朱公遷亦錚錚一時。然再傳即不振。而北山一派，魯齋、仁山、白雲既純然得朱子之學髓，而柳道傳、吳正傳以逮戴叔能、宋潛溪一輩，又得朱子之文瀾，

蔚乎盛哉！是數紫陽之嫡子，端在金華也。<sup>47</sup>

北山一派人材最盛，後人視為朱學嫡傳，不過以《四書大全》所錄內容與量數，饒魯雙峰一派對於四書用力之勤，論述之廣，並不亞於北山諸子，《四書大全》採錄饒魯一派詮釋的意見頗多，兩派相互爭鋒，勝負恐不在於人數多寡。尤其兩派由黃榦上溯於朱熹，但說法卻常常與朱熹不同，成為理學史當中頗難理解的問題，歧異之處，可以從黃百家嘗試化解的說法中，一窺端倪，云：

魯齋之宗信紫陽，可謂篤矣，而于《大學》則以為格致之傳不亡，無待于補；于《中庸》則以為《漢志》有《中庸說》二篇，當分誠明以下別為一篇；……豈有心與紫陽異哉！……後世之宗紫陽者，不能入郭廓，寧守注而背經，而昧其所以為說，苟有一言之異，則以為攻紫陽矣。然則，魯齋亦攻紫陽者乎？甚矣，今人之不學也！

仁山有《論孟考證》，發朱子之所未發，多所抵牾。其所以抵牾朱子者，非立異以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朱子豈好同而惡異者哉！世為科舉之學者，于朱子之言，未嘗不錙銖以求合也。乃學術之傳，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sup>48</sup>

說法相異，無礙於學脈相承，此一見解，全祖望更進一步，云：

雙峯亦勉齋之一支也，累傳而得草廬。說者謂雙峯晚年多不同于朱子，以此詆之。予謂是未足以少雙峯也，獨惜其書之不傳。述〈雙峯學案〉。

草廬嘗曰：「朱子《中庸章句》、《或問》，擇之精，語之詳矣。惟精也，精之又精，鄰于巧；惟詳也，詳之又詳，流于多。其渾然者，巧則裂；其粲然者，多則惑。澄少讀《中庸》，不無一二與朱子異。後觀饒伯輿父所見亦然，恨生晚，不獲就正之。」則雙峯蓋亦不盡同于朱子者。<sup>49</sup>

雙峰一派所見常與朱熹相歧，吳澄甚至兼採陸學，立場不純粹於此可見，全氏認為相異適足以相證，是否同於朱熹，已非關緊要。然而無可諱言，北山、雙峰兩派既

<sup>47</sup>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北山四先生學案〉，《宋元學案》，卷 82，頁 2727。

<sup>48</sup>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北山四先生學案〉，《宋元學案》，卷 82，頁 2733、2739。

<sup>49</sup>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雙峯學案〉，《宋元學案》，卷 83，頁 2811、2812。

未必切合朱學，甚至相違悖出，言為正傳，或是指其同心不同跡，皆不免令人疑惑。推究其原因，可能出於黃榦以上究聖人為訴求，以經典研讀為依歸的特殊教法，強調朱熹承繼孔、曾、思、孟的設教內容，黃榦剔除《近思錄》而入的路徑，直接以四書來彰顯道統，《四書章句集注》固然成為了解的依據，卻也成為超越的對象。黃榦以四書為學術中心，但得意忘言，得魚忘筌，經文各自解讀的結果，王柏重視經文的完整，金履祥重視歷史的真實，吳澄強調尊德行的明快簡潔，不同的重點，各自發揮，漸離而遠也是不爭的事實。何基言「四書當以《集註》為主，而以語錄輔翼之。語錄既出眾手，不無失真，當以《集註》之精微，折衷語錄之疏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sup>50</sup>黃宗羲引何基晚年之言「《集註》義理自足，若添入諸家語，反覺緩散」，直言「北山之宗旨，熟讀四書而已。」<sup>51</sup>點出為學方式，王柏言「且《集註》之書，雖曰開示後學為甚明，其間包含無窮之味，蓋深求之于言意之內，尚未能得其彷彿，而欲求于言意外乎？」<sup>52</sup>顯然也依尋此一方向，至吳澄言「讀四書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實悟，非徒誦習文句而已。」<sup>53</sup>足見重視四書詮釋確實是黃榦所傳內容，然而吳澄標舉「朱、陸二師之為教，一也。」<sup>54</sup>義理已經不專主朱學。北山、雙峰兩系強調回歸經典，兼取尊德行與道問學，不落於一偏，本是朱熹兼融並蓄的學術態度<sup>54</sup>，融鑄義理與訓詁，也是朱熹注解四書的方法<sup>55</sup>，從功利之中，回歸於人心救贖，往浙東開展也是朱熹宿願所在，黃榦所傳並不違失朱熹之教，拓展朱熹學術範圍，標舉師門學術價值，黃榦形塑道統精神貢獻多矣。<sup>56</sup>只是流衍之下，缺乏朱熹融鑄義理的歷程，以及相應歷史思維的觀察<sup>57</sup>，後人各自揣

<sup>50</sup>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北山四先生學案〉，《宋元學案》，卷 82，頁 2727。

<sup>51</sup>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北山四先生學案〉，《宋元學案》，卷 82，頁 2727。

<sup>52</sup>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北山四先生學案〉，《宋元學案》，卷 82，頁 2731。

<sup>53</sup>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草廬學案〉，《宋元學案》，卷 92，頁 3046。

<sup>54</sup> 宋·陸九淵撰：《象山先生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 34，頁 398。「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sup>55</sup> 參見陳逢源撰：〈義理與訓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徵引原則〉，《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278。

<sup>56</sup> 參見束景南撰：《朱子大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浙東的三學角逐」，頁 530-555。

<sup>57</sup> 參見陳逢源撰：〈「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

想，於經文興發議論，時見新意，卻也時有誤解，紛雜多元的詮釋樣態，以糾彈朱熹說法作為個人研讀成就，混淆朱熹四書義理體系，形成詮釋困擾，鄧文原〈四書通序〉云：

《纂疏》、《集成》博采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使學者貿亂而無所折衷，余竊病焉。近世為圖為書者益眾，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子取舍之說有所未通，而遽為臆說，以銜於世。余嘗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峰胡先生之為《四書通》也，悉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夫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己說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sup>58</sup>

朱熹學術發展至此，孰得其傳的問題，成為後人傳習必須釐清的問題，揭蹊斯撰〈定宇先生墓誌銘〉云：

聖人之學至新安朱子，廣大悉備。朱子既沒，天下學士，群起著書，一得一失，各立門戶，爭奇取異，附會繳繞，使朱子之說，翳然以昏。<sup>59</sup>

各立門戶之下，爭奇取異的結果，朱熹學說隱而不彰，也是自然的結果，汪克寬撰〈四書輯釋序〉云：

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為《集注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皞日，蓋皜皜乎不可尚已！而其詞意渾然猶經，雖及門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體要，矧初學之昧昧乎。……比年以來，家自為學，人自為書，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爭奇銜異，竊自附於作者之列，鏗於木而傳諸人，不知其幾，益可歎矣。<sup>60</sup>

高舉尊崇鄉賢前輩的情懷，整合歧異，重新標舉朱熹四書學，由經而及注，確認《四

頁 19-21。

<sup>58</sup> 元·鄧文原撰：〈四書通序〉，見胡炳文撰：《四書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3 冊，頁 2。

<sup>59</sup> 元·揭蹊斯撰：〈定宇先生墓誌銘〉，見陳櫟撰：《定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17，頁 441-442。

<sup>60</sup> 清·朱彝尊撰：《經義考》第 7 冊，卷 255，頁 7。

書章句集注》經典地位，學脈的堅持成為信念所在，此一轉折於程瞳〈新安學系錄序〉可以得其線索：

新安為程子之所從出，朱子之闕里也。故邦之人於程子則私淑之，有得其傳者；於朱子則友之事之，上下議論，講劇問答，莫不充然各有得焉。嗣時以還，碩儒迭興，更相授受，推明羽翼，以壽其傳。由宋而元，以至我朝，賢賢相承，繩繩相繼，而未嘗泯也。蓋朱子之沒，海內學士群起著書，爭奇術異，各立門戶，浸失其真。諸先哲秉相傳之正印，起而閉之。故筆躬行之實，心得之妙，乃於聖人之經，濂洛諸書，具為傳注。究極精微，闡明幽奧，朱子之所未發者，擴充之；有畔於朱子者，刊去之，由是朱子之煥然於天下。我太宗皇帝詔修《五經》、《四書》、《性理》，……一惟其言是宗。採錄之以明聖經，淑人心，維民極，而垂教後世，則其有功於聖道正學大矣哉！<sup>61</sup>

徽州古名新安，二程祖籍徽州歙縣，朱熹原籍徽州婺源，新安既是理學原鄉，程氏表彰鄉賢前輩之念，溢於言表，所謂「擴充之」、「刊去之」，申明護衛朱熹學術的主張，以道統自許，成為一種學術信念。<sup>62</sup>清代吳曰慎就直言「其與金谿之頓悟、新會之靜虛、姚江之良知，不啻薰蕕判也。是以道統歸於程朱三夫子，而學系之正，莫如新安。」<sup>63</sup>其實新安之學，循董夢程可以溯自黃榦，可以歸之黃榦一脈，全祖望將黃宗羲「新安學案」改為「介軒學案」，按語云：「勉齋之傳，尚有自鄱陽流入新安者，董介軒一派也。」<sup>64</sup>不過按覈發展，新安學除學脈線索外，必須以地域情懷重新定義。朱學開枝散葉，有重疊，有發展，從門人弟子所傳，到各家分立，又至新安宗奉「正印」，轉折之下，回歸於朱學成為建構詮釋主軸最重要的訴求。

檢視《四書大全》徵引情形，北山一系關注所在，申明朱熹四書體系，說明朱

<sup>61</sup> 明·程瞳輯撰：〈新安學系錄序〉，《新安學系錄》（合肥：黃山書社，2006），頁1。按：程瞳撰成《新安學系錄》於篇首繪有「新安學系圖」。以地域為主軸，建構新安理學發展脈絡，既出於鄉土情誼，又有深化學理作用，然而線索所在，可以溯自《四書大全》建構之詮釋架構。

<sup>62</sup> 陳雯怡撰：〈「吾婺文獻之懿」——元代一個鄉里傳統的建構及其意義〉，《新史學》20：2（2009.6），頁43-113。以地域研究的角度，建構學術發展的觀察。史甄陶撰：《家學、經學和朱子學——以元代徽州學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陳櫟為中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1-3。建構新安諸儒傳經的觀察。

<sup>63</sup> 清·吳曰慎撰：〈新安學系錄序〉，收入明·程瞳輯撰：《新安學系錄》，頁5。

<sup>64</sup>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介軒學案〉，《宋元學案》，卷89，頁2970。

熹詮釋意義，其中以許謙材料最多（總計 118 條，佔 2%），《四書大全》載許氏云：「《章句》、《輯略》、《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文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脈絡即相貫穿通透。」<sup>65</sup>「《中庸》、《大學》二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究。」<sup>66</sup>大抵循朱熹之教，開展四書體系的檢討，至於云：「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sup>67</sup>分別程、朱詮釋重點，但對於朱熹融靜於敬，涵養更密的方法，顯然體會不深<sup>68</sup>，不免於動靜、體用之間，揣摩高下。至於雙峰一系，以饒魯最具代表性（總計 610 條，佔 10.35%），比例遠高於北山一系，饒魯對於經文關注更深，闡釋更多，如《四書大全》載饒氏云：「上一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sup>69</sup>、「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sup>70</sup>，從經文結構揣摩語意內涵，成為重要的詮釋方式，《論語·八佾篇》「人而不仁」章，《四書大全》載饒氏云：

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義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李氏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仔細看。<sup>71</sup>

前人講論，各取其義，固然精彩，卻也難免有偏，朱熹參酌融通，兼取其長，回歸於經典，更能得見朱熹注解周到細膩。《論語·微子篇》「子路從而後」章，《四書大全》載黃榦云：「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

<sup>65</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872。

<sup>66</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讀中庸法》，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頁 873-874。

<sup>67</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頁 874。

<sup>68</sup> 陳逢源撰：〈「道南」與「湖湘」——朱熹義理進程之檢討〉，《「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頁 207-218。

<sup>69</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大學章句大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頁 14。

<sup>70</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大學章句大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頁 21。

<sup>71</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八佾》卷 3，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頁 157。

止，以想見其為人，則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饒氏云：

勉齋此段，發《集註》之未發，四子皆賢人，他纔見世亂，便以避世為高，是甚次第，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避世，天下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此真名言。<sup>72</sup>

黃榦期許於亂世昂然挺立，深有淑世之志，只是寄託情懷之餘，所謂「《集註》之未發」，可以是深入之見，也有可能是歧出之處，饒魯言論保留傳承黃榦之學的痕跡，於此可見。至於新安標舉回歸朱學，體會更多，闡釋更深，關注重點已由經文而及於注文，《四書大全》徵引以胡炳文（總計 481 條，佔 8.16%）、陳櫟（總計 1169 條，佔 19.83%）、倪士毅（總計 70 條，佔 1.19%）為主，分量遠過於北山與饒魯兩系，四書詮釋系統的發展，宗派思維已讓位於宗族鄉里情懷，《四書大全》引陳氏云：

諸本皆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惟祝氏附錄本文公適孫鑑書其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興國者為據，此本獨作「必自慊而無自欺」，可見絕筆所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簣。」今觀誠意章則祝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三字異，是所改正在此耳，一於善之云，固亦有味，但必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方自快足於己，如好仁必惡不仁，方為真切，若曰一於善包函不二於惡之意，似是歇後語，語意欠渾成的當，不若必自慊，只以傳語釋經語，痛快該備，跌撲不破也，況《語錄》有云「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毫釐之間，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正與自欺相對，誠意章只在兩箇自字上用功。」觀朱子此語則可見矣。<sup>73</sup>

新安一系在經與注間，更能體會朱熹字斟句酌的用心，對於祝本的重視，也顯示對於朱熹晚年改定文字的追求，又如《四書大全》引陳氏云：「此章朱子亦以『察』字言之，興國本作『察』，他本作『審』者非。」<sup>74</sup>版本的不同，不僅關乎傳抄問題，

<sup>72</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微子》，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卷 18，頁 501。

<sup>73</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大學章句大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頁 12。

<sup>74</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大學章句大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頁 29-30。

也關乎朱熹一生學術進程，《論語·雍也篇》「其心三月不違仁」章，朱熹有「仁在內而我為主也」以及「仁為主，私欲為客」兩種解讀方式，《四書大全》引倪氏云：

內外賓主之辨，朱子有二說。定宇陳氏嘗論此以後說為優，北溪謂內外賓主辨，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的是如此。所謂至焉者，至於仁也，勉齋仁宅之說尤精到，以此觀之朱子《或問》初說也，《語錄》乃後來定說也。故今編存《或問》之說于前而列《語錄》及黃、陳之說在後，俾觀者即見優劣，一遵先師之意云。<sup>75</sup>

心統性情，朱熹對於心體掌握更加細膩，詮釋也更為精確，前後說法有異，但依序而列，得失自見，新安一系學者尊隆朱熹，甚至在程朱之間，也嘗試分別其中不同，《四書大全》引胡氏云：

程子矯漢儒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辨。無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先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圓，實有功於程子，愚於此亦云。<sup>76</sup>

朱熹以二程遙契「道統」，學術已從「跡」而達其「意」，二程學術得以傳續，朱熹貢獻多矣<sup>77</sup>，錢穆先生以「釋回增美」來形容朱熹獨特的詮釋方式<sup>78</sup>，胡氏「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圓」的說法，誠乃深入之觀察。此外，歸納《四書章句集注》體例，也是新安一系重要成就，如陳氏曰：「《集注》凡推說本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

<sup>75</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雍也》，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卷 6，頁 226。

<sup>76</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子罕》，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卷 9，頁 316。

<sup>77</sup> 參見陳逢源撰：〈「縱貫」與「橫攝」——朱熹徵引二程語錄之分析〉，《「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頁 178。

<sup>78</sup> 錢穆撰：《朱子新學案》第 3 冊，「朱子評程氏門人」，頁 217。云：「朱子學問與年俱進，乃能由二程而識破程門諸子之病失所在，復能由《論》、《孟》、《學》、《庸》四書而矯糾二程所言之亦有疏誤。釋回增美，以之發揚二程之傳統，誠朱子在當時學術界一大動績也。」又同書第 4 冊，「朱子與二程解經相異上」，頁 342。云：「大凡朱子說經主求本義，本義既得，乃可推說，一也。經之本義只有一是，不能二三其說，二也。有非經之本義而說自可存者，三也。二程講學，既是溯源孔孟，則不得不歸於說經以求依歸。在此方面，則端賴有朱子。非朱子，則不獲光昌以大其傳也。」

間隔之。」<sup>79</sup>對於後人了解注解層次，深有助益。當然更重要是義理的澄清，對於前人歧見，申明回歸朱熹用意的了解，《孟子·滕文公上》「世子自楚反」章，針對朱注「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四書大全》引胡氏云：

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謂《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欲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也，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sup>80</sup>

一字一句，關乎義理，「同一性」乃是承「性善」而來，至於言聖、愚同道，則不免令人產生混淆，饒氏言論已不見引於《四書大全》，顯然已經剔除，新安諸儒護衛朱學之念，相較於之前不同學派詮釋方式，對於朱注有更多的堅持，《四書大全》引胡氏云：「《章句》精之約之」<sup>81</sup>、「《集註》未嘗輕下一字」<sup>82</sup>、「《集註》之精密如此」<sup>83</sup>、「《集註》措辭之精微如此」<sup>84</sup>、「《集註》字字句句精審如此，學者當如此看」<sup>85</sup>，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歷經門人弟子的傳習與發揚，不同學派的相互激盪，最終於鄉土宗族情懷當中，確立朱注價值，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視為一體，地位因茲而顯，其實是經過不同階段的發展結果，錢穆先生「雖有科舉功令，然不得專以科舉功令為說」<sup>86</sup>，確實是深刻的觀察。

<sup>79</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序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卷 1，頁 111-112。

<sup>80</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大全·滕文公上》，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卷 5，頁 628。

<sup>81</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頁 881。

<sup>82</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學而》，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卷 1，頁 127。

<sup>83</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里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卷 4，頁 178。

<sup>84</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大全·梁惠王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卷 2，頁 559。

<sup>85</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大全·滕文公上》，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05 冊，卷 6，頁 655。

<sup>86</sup> 錢穆撰：〈朱子之四書學〉，《朱子新學案》第 4 冊，頁 201-202。

## 五、結論

《四書大全》出於成祖意志，皇權政教一體，成為明代士人傳習最重要的經典，鄒元標《願學集》云：「惟懼學者溺于異指，令童習家學，見之躬行，厝之政事，以翊戴皇圖無疆之治。」<sup>87</sup>高攀龍《高子遺書》云：「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稟於是。」<sup>88</sup>地位無可比擬，可以想像。明成祖以新安一系取代原本明太祖重用之浙東諸儒，或許出於鞏固政權的私心，但回歸學術內在的脈絡，卻有其漸進發展的趨勢。《四書大全》保留朱熹之後四書詮釋不同層次發展，後人參酌調整，附入個人心得，在經文、注文之後，各家說法，眾聲喧嘩，然而延續朱熹思考，追尋聖人精神，門人追求正確詮釋的思考，反覆出現於經解當中，朱熹經解地位，終於確定，本文撮舉觀察，心得如下：

- 一、明代《四書大全》承襲宋、元諸儒四書詮釋成果，既是明儒學術基礎，也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正典化的關鍵，只是在清儒貶抑之下，不免誤解為多，有待深入檢討。
- 二、《四書大全》保留朱熹門人追求正確詮釋的思考，在門人之間、宗派之中，乃至於宗族鄉里之間，思索聖人之學真諦，以及追尋朱熹思考痕跡，終於確立四書義理體系。
- 三、朱熹學術體系龐大，弟子僅能得其一端，延續學術香火的思考，成為思考的關鍵，「集注」與「或問」相參，為詮釋困境尋求出口，黃榦以朱注朱方式，成為後人依循的方向。
- 四、考察《四書大全》徵引人物，從周、張、二程上溯，建構洛學系統更為開闊的儒學規模，進而凸顯朱熹開枝散葉，枝脈扶疏學術形態，展現全幅的學術視野。

<sup>87</sup> 明·鄒元標撰：〈四書大全纂序〉，《願學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9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4，頁105。

<sup>88</sup> 明·高攀龍撰：〈崇正學闢異說疏〉，《高子遺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9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7，頁441。

五、分析《四書大全》徵引次數，從門人以下，歷經北山、雙峰、新安三系各自分立，彼此爭論的過程，最終於鄉土宗族情懷當中，確立朱注價值，終於有《四書章句集注》「正典化」的結果，朱熹地位因茲而顯。

朱熹反覆鍛鍊，融鑄而進的學術進程，造成後世追求最終詮解的困擾，然而歷經宋元諸儒的努力，在分歧當中，逐步形成方向，考察人物，檢討內容，層層累聚的經解形態，從學脈、宗派到宗族鄉里之間，《四書大全》線索雖雜，卻隱然存在學術發展脈絡，牽涉既廣，撮舉觀察，不敢自是，尚祈學界先進有以教之。

附記：本篇乃執行科技部計畫所獲致之部分成果，原以「從學脈、宗派到宗族——《四書大全》學術系譜考察」為題，發表於 2014 年 10 月 17、18 日香港教育學院「第二屆中國經典文獻的詮釋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承蒙與會學者惠予指正，修改部分內容，投稿學報，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不吝指導，提供更為開闊之思考，計畫編號為：NSC 101-2410-H-004 -107 -MY2，計畫助理為王志瑋同學，在此一併致謝。

## 引用書目

### 一、原典文獻

#### (一) 經部

宋·朱熹集注，宋·趙順孫纂疏：《四書纂疏·大學纂疏》，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

元·胡炳文撰：《四書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20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元·倪士毅撰：《重訂四書輯釋》，收入王逢撰：《重訂四書輯釋章圖通義大成》，明刊黑口本，現藏於國家圖書館。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20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明·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 清·皮錫瑞撰：《經學歷史》，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

\* 清·朱彝尊撰：《經義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

\* 清·紀昀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二) 史部

宋·不著撰人：《兩朝綱目備要》，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32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元·鄭元肅錄，元·陳義和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第11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

明·楊士奇等撰：《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6。

#### (三) 子部

\*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明·程瞳輯撰：《新安學系錄》，合肥：黃山書社，2006。

\*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

#### (四) 集部

- \*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 宋·陸九淵撰：《象山先生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宋·黃榦撰：《勉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陳淳撰：《北溪大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陳宓撰：《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拾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1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元·陳櫟撰：《定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高攀龍撰：《高子遺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9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鄒元標撰：《願學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9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蔡有鷗輯，明·蔡重增輯：《蔡氏九儒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4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 清·孫星衍撰：《孫淵如先生全集·平津館文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7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費密撰：《弘道書》，收入唐鴻學輯，嚴一萍選輯：《怡蘭堂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 二、近人論著

### (一) 專書

- 王汎森撰：《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4。
- 方彥壽撰：《朱熹書院門人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史甄陶撰：《家學、經學和朱子學——以元代徽州學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陳櫟為中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余英時撰：《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3。

束景南撰：《朱子大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李暢然撰：《清代孟子學史大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周春健撰：《元代四書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陳逢源撰：《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

陳逢源撰：《「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

陳榮捷撰：《朱子門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陳榮捷撰：《朱學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7。

錢穆撰：《朱子新學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日〕佐野公治撰，張文朝、莊兵譯：《四書學史的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

## (二) 單篇

王志瑋：〈經學與理學的思索：論黃榦、陳淳對《四書》與《近思錄》的詮釋〉，收入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編：《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論文集》8，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12，頁 246-274。

陳雯怡撰：〈「吾婺文獻之懿」——元代一個鄉里傳統的建構及其意義〉，《新史學》20：2（2009.6），頁 43-113。

\*陳逢源撰：〈四書「官學化」進程：《四書大全》纂修及其體例〉，《東亞漢學回顧與展望：長崎中國學會會刊》創刊號（2010.7），頁 87-102。

陳逢源撰：〈《四書大全》徵引人物系譜分析〉，《東吳中文學報》23（2012.5），頁 219-246。

陳逢源撰：〈官學進程與詮釋脈絡：《四書大全》纂修體例芻議〉，《古文獻研究集刊》4（2012.8），頁 173-205。

顧永新撰：〈從四書輯釋的編刻看四書學學術史〉，《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2（2006.3），頁 104-112。

蕭啟慶撰：〈元代科舉特色新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1（2010.3），頁 1-36。

### （三）碩博論文

王奕然撰：《朱熹門人考述及其思想研究——以黃榦、陳淳及蔡氏父子為論述核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13。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Feng-Yuan, *Zhuxi yu Sishu Zhangju Jizhu* (Zhu Xi and Exegesis of the Collections of Texts from the Four Books), (Taipei: Lern Bookstore, 2006).
- Chen Feng-Yuan, “Sishu Guanxuehua Jincheng Sishu Daquan Zuanxiu Ji Qi Tili,” in *Dongya Hanxue Huigu yu Zhanwang* (Review on East Asia Sinology) No.1 (July 2010), pp.87-102.
- [Ming] Hu Guang, *Sishu Daquan*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Jinan: 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1989).
- [Qing] Huang Zong-Xi, *Songyuan Xue'an* (Studies Case of Song Yuan Dynasties), (Taipei: Hua-Shih Press, 1987).
- [Qing] Ji Yun, *Siku Quanshu Zongmu* (The Imperial Catalog of the Four Treasuri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5).
- [Song] Li Jing-De, *Zhuzi Yulei* (A Collection of Discussions on Zhu Zi), (Taipei: Wen Chin Publishing Co., 1986).
- [Qing] Pi Xi-Rui, *Jingxue Lishi*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 (Taipei: Han-Jing Culture Press, 1983).
- Zhou Chun-Jian, *Yuandai Sishuxue Yanjiu* (Study on Four books in Yuan Dynasty),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8).
- [Song] Zhu Xi, *Zhuzi Wenji* (A Collection on Works of Zhu Xi), (Taipei: Wu Foundation, 2000).
- [Qing] Zhu Yi-Zun, *Jingyi Kao* (The Criticism on Chinese Classic), (Taipei: Chung Hwa Bookstore, 1979).

